



禹迹寺

中国圣贤喜言尧舜,而所说多玄妙,还不如大禹,较有具体的事。《孟子》曾述禹治水之法,又《论语》云:

“子曰,禹吾无间然矣,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,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,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。”这简单的几句话很能写出一个大政治家,儒而近墨的伟大人物。《庄子》说得很好:

“昔者禹之堙洪水……亲自操耜耜而九涤天下之川,股无胈,胫无毛,沐甚雨,栉疾风,置万国。禹大圣也,而形劳天下如此。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,以屐为服,日夜不休,以苦为极,曰,不能如此,非禹道也,不足为墨。”盖儒而消极则入于杨,即道家者流,积极便成为法家,实乃墨之徒,只是宗教气较少,遂不见什么佛菩萨行耳。《尸子》云:

“古者龙门未辟,禹梁未凿,禹于是疏河决江,十年不窺其家,生偏枯之病,步不相过,人曰禹步。”焦里堂著《易余龠录》卷十一云:

禹病偏枯,足不相过,而巫者效之为禹步。孔子有姊之丧,尚右,二三子亦共而尚右。郭林宗巾帼倒角,时人效之为垫角巾。不善者如此。”说到这里,大禹乃与方士发生了关系。本来方士非出于道家,只是长生一念专是为己,与杨子不无一脉相通,但是这里学步法于隔教,似乎有点可笑,实在亦不尽然,盖禹所之为佛菩萨行显然有些宗教气味,而方士又是酷爱神通,其来强颜附和正复不足怪耳,案屠纬真著《鸿苞》卷三十三《钩玄》篇中有禹步法,颇疑其别有所本,寒斋无他道书,偶检葛稚川《抱朴子》,果于卷十七《登涉》篇中得之。其文云:

“禹步法,正立,右足在前,左足在后,次复前

右足,以左足从右足并,是一步也。次复前右足,次前左足,以右足从左足并,是二步也。次复前右足,以左足从右足并,是三步也。如此,禹步之道毕矣。”此处本是说往山林中,折草禹步持咒,使人鬼不能见,述禹步法讫,又申明之曰:

“凡作天下百术,皆宜知禹步,不独此事也。”淮此,可知禹步威力之大。不佞幼时见乡间道士作炼度法事,鹤氅金冠,手执牙笏,足着厚底皂靴,脚躅坛上,如不能行,心甚异之,后读小说记道士禹步作法,始悟其即是禹步,既而又知其步法,与其所以如此步之理由,乃大喜悦。自己试走,亦颇有把握,但此不足以喜,以不佞本无求仙之志,即使学习纯熟,亦别无用处也。

《尸子》云禹生偏枯之病,案偏枯当是半身不遂,或是痿痹,但看走法则似不然,大抵还是足疾吧。吾乡农民因常在水田里工作,多有足疾,最普通的叫做流火,发时小腿肿痛,有时出血流脓始愈,又一种名大脚风,脚背以至小腿均肿,但似不化脓,虽时或轻减,终不能全愈,患这种病的人,行走蹒跚,颇有禹步之迹,或者禹之胫无毛亦正是此类乎。会稽与禹本是很有关系的地方。会稽山以禹得名,至今有禹陵,守陵者仍姓禹,聚族而居,村即名为庙下。禹之苗裔尚存在越中,那么其步法之存留更无可疑了。凡在春天往登会稽山高峰即香炉峰,往祭会稽山神即南镇的人,无不在庙下登岸,顺便一游禹庙,其特地前去者更不必说,大抵就庙前村店里小酌,好酒,好便菜,烧土步鱼更好,虽然价钱自然不免颇贵。做酒饭供客,这是姓禹的权利与义务,别人所不能染指的。但是我们怎能说贵呢。且不谈游春时节,应付食物例不应廉,只试问这设食者是谁呀?禹禹的子孙,现在固然只是村农,我们岂能不敬,别的圣贤的子孙或者可以不必一定敬,禹是例外,有些圣贤孙也做些坏事,历史上姓禹的坏人似不曾有过。古圣先王中我只佩服一个禹,其次是越大夫范蠡。这一说好像是有乡曲之见,说天下英雄都出在我们村里。其实这全是偶然。史称禹生于石纽,范蠡又是楚人,所以在志书里他们原只是禹禹而已。

小时候到过一处,觉得很有意思,地名叫作平水。据说大禹治水,至此而水平,故名,这也是与禹极有关系的。元微之撰《长庆集序》云:

禹步法,正立,右足在前,左足在后,次复前

右足,以左足从右足并,是一步也。次复前右足,次前左足,以右足从左足并,是二步也。次复前右足,以左足从右足并,是三步也。如此,禹步之道毕矣。”此处本是说往山林中,折草禹步持咒,使人鬼不能见,述禹步法讫,又申明之曰:

“凡作天下百术,皆宜知禹步,不独此事也。”淮此,可知禹步威力之大。不佞幼时见乡间道士作炼度法事,鹤氅金冠,手执牙笏,足着厚底皂靴,脚躅坛上,如不能行,心甚异之,后读小说记道士禹步作法,始悟其即是禹步,既而又知其步法,与其所以如此步之理由,乃大喜悦。自己试走,亦颇有把握,但此不足以喜,以不佞本无求仙之志,即使学习纯熟,亦别无用处也。

《尸子》云禹生偏枯之病,案偏枯当是半身不遂,或是痿痹,但看走法则似不然,大抵还是足疾吧。吾乡农民因常在水田里工作,多有足疾,最普通的叫做流火,发时小腿肿痛,有时出血流脓始愈,又一种名大脚风,脚背以至小腿均肿,但似不化脓,虽时或轻减,终不能全愈,患这种病的人,行走蹒跚,颇有禹步之迹,或者禹之胫无毛亦正是此类乎。会稽与禹本是很有关系的地方。会稽山以禹得名,至今有禹陵,守陵者仍姓禹,聚族而居,村即名为庙下。禹之苗裔尚存在越中,那么其步法之存留更无可疑了。凡在春天往登会稽山高峰即香炉峰,往祭会稽山神即南镇的人,无不在庙下登岸,顺便一游禹庙,其特地前去者更不必说,大抵就庙前村店里小酌,好酒,好便菜,烧土步鱼更好,虽然价钱自然不免颇贵。做酒饭供客,这是姓禹的权利与义务,别人所不能染指的。但是我们怎能说贵呢。且不谈游春时节,应付食物例不应廉,只试问这设食者是谁呀?禹禹的子孙,现在固然只是村农,我们岂能不敬,别的圣贤的子孙或者可以不必一定敬,禹是例外,有些圣贤孙也做些坏事,历史上姓禹的坏人似不曾有过。古圣先王中我只佩服一个禹,其次是越大夫范蠡。这一说好像是有乡曲之见,说天下英雄都出在我们村里。其实这全是偶然。史称禹生于石纽,范蠡又是楚人,所以在志书里他们原只是禹禹而已。

禹步法,正立,右足在前,左足在后,次复前

右足,以左足从右足并,是一步也。次复前右足,次前左足,以右足从左足并,是二步也。次复前右足,以左足从右足并,是三步也。如此,禹步之道毕矣。”此处本是说往山林中,折草禹步持咒,使人鬼不能见,述禹步法讫,又申明之曰:

“凡作天下百术,皆宜知禹步,不独此事也。”淮此,可知禹步威力之大。不佞幼时见乡间道士作炼度法事,鹤氅金冠,手执牙笏,足着厚底皂靴,脚躅坛上,如不能行,心甚异之,后读小说记道士禹步作法,始悟其即是禹步,既而又知其步法,与其所以如此步之理由,乃大喜悦。自己试走,亦颇有把握,但此不足以喜,以不佞本无求仙之志,即使学习纯熟,亦别无用处也。

《真水无香》(文摘)

一根幸运的木棍

家乡,这个被沿袭下来的词,让人联想到田园、烟囱、篱笆和狗。这是因为我国曾经是一个农业大国,我们多数人的老家建立在乡村田野上,植物的根有趋水性,中国人的根便朝着想象中的美好家园,热乎乎地伸展。

英语里的 HOMETOWN 指的也是家乡的意思,按字面翻译,却是“家镇”。对于已经在都市生长几代的人,“家城”也许更加贴切?可是我们不愿意。汉语词汇自有它不可替代的传统情愫,有约定俗成的内涵,有字与字之间对应的韵味,甚至于文化积淀的美感。

很小的时候,我总问外婆,为什么我会生长在鼓浪屿这样一个地方?只要往外一闪,就是台湾,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;往里挪一挪,可能是西藏,不但高原风情神秘,说不定我会是个藏族歌手,像名扬四海的才旦卓玛;索性更远一些,比如冰岛怎么样?仅是这个地名,就多么叫人向往,冰山、雪橇、壁炉、毛领皮裘和窗上的霜花,南方人梦想中的北国风光啊。

外婆回答得很明确简练:上帝的旨意。

父亲出生在鼓浪屿,毕业于岛上教会的英华男中。母亲毕业于同是教会的毓德女中。他们的婚礼在岛上的洞天酒楼举行。父亲西装革履白手套,母亲披着洁白婚纱捧着鲜花,从照片看,幸福美满似乎一生一世。哥哥就是在鼓浪屿出生的,我本顺理成章应该投胎在那里。

不料父母去龙海县土改,我便不慎降生在石码镇上一座临时租房里。

忙于革命的父母无奈把我托付给渔妇乳母,被她扔在稻捆上,抹地瓜渣灌米汤草草喂养,羸弱垂危,四个月大就被外婆抱回厦门收容。可是,按西方人的习惯,“出生地”一栏,我必须填上“石码”,而在中国,“籍贯”一栏里,我填的却是祖辈的“泉州”。瞧瞧!上帝这么大的权威,只不过稍一错愕,就给我造成终身的麻烦。

结婚以后,我变成陈龚氏,寄人篱下至今。丈夫在岛上出生,儿子也是,鼓浪屿已经把我牢牢系在她的衣角上。她甩不掉,我离她不行。

所住的是丈夫的祖居,这座红楼多年来失修,外观堂皇优雅,镶嵌玻璃门窗呀雕花栏杆什么的,内部却渗漏灰泥脱落。我们只拥有一又三分之一房间的产权,若要翻修,至少揭去整层屋顶,银子需大大的。

前年春雨连绵,天花板进水多日,终于撑不住了,正午12时脱落一块浮雕,砸在我的头顶,裂一大口子,上医院缝了好几针,还理了一个粲然光头。现在,我仍然每日怀着侥幸,冒着危险在泥沙簌簌的书房工作,窗外是上帝的微笑和赐福,绸缪如蜜的阳光和无忧无虑的鸟鸣。

</